

【人间花木】

晚风中的一缕紫茉莉

□柳已青

初夏的夜晚，华灯初上，凉风习习。我每次经过建设银行前的小广场，都会驻足停留片刻，饶有兴味地看几眼翩翩起舞的人们。有的阿姨踩着舞曲的节奏，在舞伴的带领下，裙子旋转着，如同风中的花朵。

耳畔回响着央金兰泽的歌声《遇见你是我缘》，“一切等待，不再是等待，我的一生，就选择了你”，当这两句开始时，我沿着旁边的台阶，拾阶而上。这个大台阶，一波三折，走上去恰好是“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就像山里的雪莲花”这句歌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晚风吹来，风中是浓郁的晚饭花的香气。这香气绵长、悠远，让人沉浸其中，心旷神怡。清凉的风把《遇见你是我缘》的旋律送得很远，晚饭花的香气也飘得很远。

走在晚风中，走在晚饭花的香气之中，沁人心脾，又觉得余韵缭绕，回味无穷。晚饭花的香气，没有丁香那么浓烈，不熏人，平和、绵延不绝。有一次，我沐浴在袭人的花香中，环顾周围，却没有发现晚饭花的踪影。我不知道花儿生长在哪里，却处处可嗅到花香。这花香，在初夏的晚风中，最美好。

这花香太熟悉了，有时，会让我恍惚，置身于童年时的小院。儿时的院子，面对堂屋门的右手方向，砌有一个高一米二左右的长方形的平台。春节时，父亲在这里摆放贡品，祭祀上天，烧香、磕头、祈祷。平台的右侧，每年春天，下过一场春雨后，就会冒出晚饭花的幼苗。没有人刻意去种植，去年秋天落到地里的种子，生根发芽。

晚饭花初夏开花，在夕阳下山夜色朦胧之时，紫红色的小花如约开放。花香四溢，遍布农家小院每一个角落。第二天早晨，太阳出来了，晚饭花就凋谢了。这花儿在钟表、手表还没有普及的农村，就是报时器。晚饭花开放时，家家户户冒起了炊烟。伴着一脉花香，把小饭桌摆到院子里，一家人开始简单、朴素的晚餐。一簇簇的晚饭花，在祭祀用的平台右侧，散发着绵绵的花香。

晚饭花凋谢了，很快，就会结出种子。开始是绿色的，慢慢地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变成了黑色。卵圆形，硬硬的外壳，有棱，表面具皱纹，像极了地雷，有的地方因此叫它“地雷花”。儿时生活的乡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晚饭花，就连荒芜的东园和南园，都可见到晚饭花。小伙伴们经常采集“地雷”，有时拿“地雷”乱扔，到处“轰炸”。也许，种子落到地里，第二年就长出了幼苗。这花儿生命力挺顽强的，不择地生长，随处可见。

我所居住的八大湖小区，到处可见晚饭花的影子。童年时我见到的晚饭花是紫红色，后来才遇见黄色的，还有黄色中带着一抹紫红色，也有一半紫红色一半白色的。那黄色的花瓣盛开，带着晶莹的雨滴，伸出参差不齐的花蕊，带着点点红色的柱头，看上去

比我童年时所见的紫红色的晚饭花，更有风致。

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吃过午饭，送她去南京路小学上学。她每天总是选择不同的路线去上学，可是，每一条线路上，都有晚饭花。午饭过后的晚饭花，打着花骨朵儿，伸出的细长的花苞旁边，有成熟的种子。有一次，女儿采集了很多。我告诉女儿，那些硬硬的外壳里包裹着细腻的白白的面粉。女儿听了，把种子放进口袋后，让我把黑色的外壳砸开，看里面的面粉。我告诉她，古代人用这个面粉做化妆品，用来擦脸。

女儿觉得挺神奇。我又讲了，《红楼梦》中就有用晚饭花种子的面粉做化妆品的描写。第四十四回《变生不测凤姐泼醋，喜出望外平儿理妆》，宝玉忙走至妆台前，将一个宣窑瓷盒揭开，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儿，拈了一根递与平儿。又笑说道：“这不是铅粉，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，对上料制的。”平儿倒在掌上看时，果见轻白红香，四样俱美，扑在面上也容易匀净，且能润泽，不像别的粉涩滞。

这里说的紫茉莉就是晚饭花。因为花香似茉莉，紫色的缘故，又叫紫茉莉。女儿不爱听什么宝玉、平儿、紫茉莉，一溜烟跑了。我急忙追了上去。快到她身边时，她把手中的一把“地雷”，朝我丢来。我大喝一声“调皮”，女儿笑着，又跑了。然后，遇到一簇簇紫茉莉，又蹲下了，采集种子。

周末，取出洗衣机里洗好的女儿的衣服，用力一抖，黑色的颗粒蹦了出来，蹦到地板上，又弹跳起来，落到地板上，咕噜咕噜乱滚，最后，一颗一颗安静了。我一看，原来是紫茉莉的种子。

紫茉莉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，为了避免强烈阳光的照射，选择晚上开花。而同样原产于南美洲的昙花，对温度要求更为严格。昙花花瓣不仅娇嫩而且巨大，它既害怕白天的光照，又害怕深夜里的低气温，所以只能在夏天晚上开花，而且一次只开两三个小时。紫茉莉、夜来香、昙花、烟草花，这些老家在美洲的花儿，都喜欢在傍晚和晚上开放。

原产于南美洲的农作物和植物，大多是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的。紫茉莉自然不会出现在明代之前的典籍中。清代的植物学家吴其濬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一书中记录了紫茉莉：野茉莉，处处有之，极易繁衍。高二三尺，枝叶披纷，肥者可荫五六尺。花如茉莉而长大，其色多种易变。子如豆，深黑有细纹，中有瓢，白色，可作粉，故又名粉豆花。曝干作蔬，与马兰头相类。根大者如拳，黑硬，俚医以治吐血。

不论什么植物，在中国人的记录中，几乎都离不开食与医。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。

风中一缕紫茉莉，没有什么比这更怡人的了。整整一个夏季，上夜班的路上，香气扑鼻。转眼到了初秋，树叶黄时，紫茉莉谢绝开花，她走完了这一季……

【匆匆那年】

夏天的菜园

□冯连伟

无论什么时候，想起故乡的一草一木，都是从娘开始的。

忆起故乡的夏天，眼前就浮现出四五岁的那个夏天，娘从菜园里割了一捆大麦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抱着这一捆大麦往回走的镜头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的麦子还没有完全成熟，可是家里的粮缸里早已空空如也，娘只能打菜园里种的半分地的大麦的主意了。

娘拽着我的手往家走的时候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天长夜短的春脖子终于熬过去了，娘再也不让你们饿肚子了，娘回家给你烙麦煎饼吃。”

菜园里种大麦是有原因的。大麦的成熟期比普通小麦提前十天半个月，在那个极度贫困的年代，能提前这么几天见到粮食，对过日子的意义是非常大的。

娘回到家，先把这一捆还未完全成熟的麦子摆开晒干，然后在地上铺好芦席，朝一根粗木棍上摔打。打下的麦子，娘收到簸箕里簸干净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一年当中的第一茬麦子制作美食啦。

为了兑现承诺，娘要烙一次麦煎饼。一年到头推磨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地瓜干、地瓜干混合玉米、地瓜干混合麦子，用纯麦子磨糊糊、烙煎饼的机会是非常少的。所以，当娘泡上小半盆麦子，让我们姊妹推磨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使不完的劲，似乎这天的磨也轻了，推磨头也不晕了。一旦推完了磨，我们就开始盼着娘赶快支上鏊子点上火烙煎饼。

娘烙的全麦煎饼真香啊。天下的爷娘疼小儿。娘烙出的第一个麦煎饼一定是给我吃的。我现在还吃煎饼，而且煎饼的品种也越来越多，但怎么吃也吃不出40多年前娘那个麦煎饼的香味了。那个夏天的麦煎饼的香味，我想我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。

对娘来说，夏天的菜园不仅有大麦，更是让全家吃饱的后盾。吃过娘的麦煎饼后，天也越来越热了，娘开始天天领着我去菜园。

夏天的菜园里有油菜、有辣椒、有茄子、有芸豆……油菜开花的时候，蜜蜂们在一朵又一朵金黄的花穗上毫不懈怠地采蜜，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蝴蝶在油菜花间飞来飞去，一会儿在菜叶上落下，立即把两个翅膀秀在一起，一会儿微风一吹她又展开翅膀在油菜花上盘旋。有时候娘会给我捉一只蝴蝶，往往还没等我看够，一不留神间蝴蝶就飞走了。

南瓜秧上已经挂上几个子瓜了。大的已经有两个拳头大了，刚谢花的小南瓜也有鸡蛋大小，有圆圆的，有方方的，有长长的。娘看着地上的南瓜，眼里放出的是快乐的光，心里一定是充满了希望的。娘知道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些今天还看不上眼的小南瓜就都长大了，就可以给孩子们熬着吃，也可以做南瓜糊豆了。

其实让娘最开心的还是爬满枝架的芸豆。芸豆，我们家乡俗语称“泥豆”，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。芸豆开的花有白色的、黄色的、淡紫色的或紫色的，一个花序开好几朵花，结好几个荚。娘每次都能摘上一小把芸豆，回家炒着吃或者煮了配上蒜泥吃。当然，用鲜芸豆包水饺也是非常好吃的。只是几十年前，用芸豆包饺子基本上是一种奢望。

如今娘已经永远地走了，故乡的夏天再也找不到娘的身影，但娘当年用簸箕簸大麦的情景、大麦糊糊烙的煎饼的余香，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【人生笔记】

生活的另一种模样

□寇纪东

寂静的日子，远离了喧嚣。

或许“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阁中帝子今何在，槛外长江空自流。”忆起往日人群的熙熙攘攘，想起街头的喧哗热闹，怀念曾经的“诗和远方”……如果说以往的生活是由丰富多彩的元素组成的，像色彩十分艳丽的调色板，一抹颜色的增或减，仿佛并不能够赋予它多么明显的意义；而平凡单调的生活则将这一变幻的旋律变成了平直的两点一线，一时令人感到索然无味。

日子在时钟的“滴答”声中不停地重复，我却在淡然无奇中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模样：关注当下每一个瞬间，用心去感受平常的快乐，纵使身处寡淡，心境亦能清欢。

回到家乡，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原来的气息。每当傍晚时分，太阳就慢慢地向西边滚动，晚霞像个调皮的孩子：一会儿把脸涂成火红色，一会儿又涂成金黄色，一转眼，又涂成半紫半红的……可谓是“夕阳不知天已老，回头一笑醉清波。”晚霞是个变化多端的魔术师：瞧，刚才还是一大团棉花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一串串翻滚的浪花，紧接着又变成汹涌澎湃的波涛，它们的变化是那样自然、那样迅速和神奇。

月是故乡明，徜徉在家乡的月光下，脚下是一条铺着石子的蜿蜒小路，身边是一片浓密的树林，映入眼帘的是茫茫的田野、袅袅的炊烟，孩子奔跑着嬉戏，门前的看家狗摇头摆尾、母羊温柔地呵护着调皮的羊羔、鸡鸭们欢叫着进了窝棚……

看着眼前的美景，突然发现家乡变得有些陌生。曾经总是企盼外面的世界，却忽略了家乡的美。这段日子，让我有了心境静听花开花落，闲看云卷云舒。见证山林田园的草长莺飞，记录季节的雪月春风。在乡间寻觅生活本身的魅力，一花一叶皆世界，一点一滴皆性情，实在是一种纯粹的清欢。

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的独处，刚开始，既有“愁云淡淡雨潇潇，暮暮复朝朝”的无聊，又有“唯有闲愁将不去，依依住，伴人直到黄昏雨”的惆怅，更有“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虚”的烦躁……

走进书房，读圣贤书，仿佛王阳明一路走来，阳明先生说，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呵呵，找些事做呗！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鬼谷子》《素书》《围炉夜话》《中国通史》，聆听圣贤振聋发聩、智者低语如沐春风；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……这样的日子，竟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不禁感叹，纷繁复杂的生活，何时让早睡早起成了奢望？又何时让往昔简单的快乐匆匆消逝于时间的洪流？

有时候，飞速奔跑的世界也会慢下来，这样的“慢”，也让我们有时间去留意生活本身的美好，让人蓦然发现快乐和幸福原来是那样简单，原来就在身边。

生活简单便迷人，人心简单即幸福。我们期待春暖花开的日子，也喜欢沉静如水的时光，“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地来；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也希望在这些日子里找寻的清欢和安逸之美能够长伴人生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颜莉